

文

獻

徵

存

錄

文獻徵存錄卷四目錄

杭州錢林東玉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湯斌雷子霖

李光地

高愈高世泰 顧樞 刁包 顧培 張

朱澤澐錢民 陳宏猷

彭定求潘恬如 汪縉

李因篤李念慈 李柏 李楷

傅山子眉

嚴繩孫王嗣槐

潘耒

陶元淳

王宏撰

譚吉璫

王蘭生

盧文昭

桑調元

馮

景

汪紱

勞孝輿

羅天尺

蘇

珥

何夢瑤

胡方

邵廷采

沈國謨

潘天成

邵泰衢

方苞

沈彤

蔡德晉

盛世佐

邵長蘅

李光坡

任啟運

王鳴盛

曹仁虎

趙文哲

吳泰來

孫志祖

茹敦和

陳芳生

陸曾禹

洪亮吉

文獻徵存錄

卷四

目錄

三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卷四

杭州錢

林金粟輯

南通州王

藻菽原編

湯斌雷子霖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一號荆峴睢州人少好讀宋大儒書喜陸子以清苦厲學順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請廣授先代遺書及明代死難諸君子事蹟以修明史出爲潼關道副使時朝邑雷子霖以理學顯治事之暇時時造其廬以誌景慕量移嶺北道參政數月雩都山寇就擒移疾歸丁父憂赴任日雇一羸載僕被出關去及受代衣物了無所增家本貧教授自給往來梁宋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一 有嘉樹軒

閒徒步代車容城孫奇逢隱蘇門往謁從受學稱弟子
焉康熙十七年徵博學鴻儒試授侍講轉侍讀二十年
典浙江鄉試二十一年爲講官直經筵務積誠以動
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講官須於此着力官左庶子
時夢登高山一人自後越之繼至巔懸麻姑仙壇記於
壁旣覺不解所謂癸亥閣學缺特用右庶子王鴻緒甲
子湯繼擢上官日適某督撫疏內有蔡經者宛平相國
笑曰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相國曰此麻姑仙壇
記中蔡經也湯聞之竦然二十三年以左庶子超擢內
閣學士改右副都御史會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在勘公
曰使者所至苛擾不如令有司自勘已而河南果畏勘

災諱者過半六月巡撫江蘇下車慕隱士徐枋名先詣
焉長洲文點借居蓮涇慧慶寺賣書畫自給斌往候之
問政之所宜點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民者今虎邱采
茶郡縣吏絡繹徵辦民以爲苦矣斌歸下教立伐其樹
湖蕩菱芡貲課歲報加益有司循例請斌令測實減之
曰今茲數目當申戶部科則一定便難省除歲之豐儉
不恆租之盈絀亦異未若寬之於始使歉年不至逋懸
州縣少催督之煩小民得均受其惠也其持大體多遠
謀如此常州守祖進朝以公事免官特乞留以慰民望
進朝製新衣履將達其慇懃久之終不敢言自著之上
方山祀五通神靈異甚赫祠中施設帷幕巫者數十公

私請禱酹祀不絕斌惡其妖妄具疏請革其祀奏准後
登帥吏卒往曳神像投之湖中初山民掘地得碑其文
云肉山酒海遇湯而敗及是果驗莫不異焉公治文書
常至四鼓或勸少休慨然曰吾職也敢自暇逸乎俄以
爲禮部尚書去蘇日士民無老少痛哭走送遮塞衢道
不得行夫人乘輿出時有敗絮墮其輿前藩伯見之爲
泣下旣至京掌詹事府事儉素益甚居委巷禦寒只一
羊裘冬月入朝衛士識與不識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卽
湯尚書矣會天不雨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
侵執政御史劾漢臣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
公曰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轉大司空掌詹

事府事如故課子溥讀書常至夜分謂之曰我非望汝
早貴少當使苦苦則志定然後不失足爲小人斌論學
頗宗陽明平湖陸隴其著學術辨三篇難之以爲必尊
朱子斌之學源出容城其根柢在姚江而能持新安金
谿之平大旨主於刻勵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
弊故二人異趣而同歸善爲詩夏日云初夏朝氣清綠
陰映竹閣好鳥時來集微風散林薄贈吳湖州云按部
雨餘香稻晚課農花發曉雲輕沖和恬淡如見其襟抱
人以爲不減司馬光煙曲香尋篆杯深酒過花也屬有
興作度材通州歸得寒疾夜半氣逆上病將革戒子溥
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

真心稟至性求實理不則習爲鄉愿無益也既卒家無餘財年六十一所著洛學編四卷睢州志五卷明史藁二十卷詩文二百許篇名潛庵集藏於家乾隆元年詔立碑於墓道追諡文正道光三年從大理寺少卿請從祀孔子廟庭斌同時登封耿介上蔡張沐並有志操學者稱爲中州三大儒云

雷子霖字午天朝邑人崇禎癸酉舉人事親以孝聞論學篤守橫渠矩尺潼關副使湯斌甚敬之所著有孝經神授篇西銘續生篇太極圖說其古文辭曰柏林集

李光地

李光地字晉卿一字厚庵安谿人康熙三年試策論舉於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請急歸里未數月遭耿逆叛海寇鄭錦亦竊發踞泉州光地奉親匿山谷間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耿逆悉力於僊霞杉關鄭賊亦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處賊守禦不過千百疲卒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五六千詐爲入廣由贛達汀七八日程耳仍恐小路崎嶇更遣鄉兵在大軍前步兵又在馬兵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情形削蠟丸置疏其中裹之遣僕夏澤間道出杉關赴京因同里富學士鴻基上之時論以其人自賊中

來慮有他變弗敢以聞鴻基毅然曰孤臣效忠爲國家
東南半壁計吾遑恤其他以顧身家哉卽據實代奏以
待剴決

上嘉歎命鴻基持光地密疏遍示大臣俄擢鴻基禮部
侍郎時陳夢雷亦陷賊中與光地同年友善嘗潛通書
約共圖賊且遣使閑道入京陳賊中形狀兵阻不得達
光地以密疏有功超資擢內閣學士伯大師入閩

詔定閩將軍護其家事定赴職遭父喪復歸有白頭賊
蔡寅以衆二萬圍安谿光地啟康親王乞給貲糧募鄉
兵力禦之復以計絕賊糧道
潰圍去明年臺寇鄭克
復閩泉州屬邑皆不守城中
絕光地遣人分道請師

陰戒僕人從水關入城語守者曰援兵至矣出甯海將軍印信絹書示之城中喜叫謹呼始有固志俄巡撫吳興祚提兵南下甯海將軍亦自漳平進光地具牛酒犒軍分兩翼夾擊之賊退時臺灣未平入

朝奏賊魁已死子幼將驕可破也舉內大臣施琅習海上形勢知兵可任用謀畫多稱

上意遷掌院學士通政使兵部右侍郎督順天學政遭母艱後復補工侍改兵侍兼副都三十七年巡北直隸築子牙隄開柳埝引漳滏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巨浸悉爲沃土在官清勤自厲尤盡心興水利四十二年擢吏部尙書巡撫如故尋拜文淵閣大學士時

上留意經籍光地以耆碩屢被

顧問辛未己丑兩典禮闡稱得人在政府推賢進能如恐不及然位益高忌者益衆凡所稱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其有獻納恐啟門戶之禍故罕見於章奏惟共事內廷者能道之如白陳北溟之冤救方望溪之死直張孝先之獄皆其事也所薦拔者如楊名時蔡世遠惠士奇王蘭生何焯並以經術文章顯名於時自言晚年學問始進得於

聖訓爲多其注解正蒙二卷疏通證明多所闡發於先儒異同之處尤能是非別白取性理大全一書明胡廣等所採宋儒之說凡一百二十家其中擷錄原書自爲

部帙者九種摺拾羣言分門編纂者十三類大抵震積成書非能於道學源流真有鑒別

聖祖特詔儒臣刪爲性理精義皆光地承

旨纂修自是所遺盡糟粕矣所著周易通論四卷周易觀象十二卷經中脫文誤字惟繫辭侯之二字作衍文餘與程傳本義頗有出入而理足相明其於學易融會貫通實皆自抒心得又朱子禮纂五卷採其說之散見文集語錄者以類纂輯分爲五目曰總論曰冠昏曰喪曰祭曰雜儀又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餘論一卷論孟劄記各二卷榕村集四十卷爲文根極理要不雕琢而自工長於理學似經術非所究心文章特其

餘事然有物之言固與盤悅悅目者異矣集中詩文筆記彙爲一編惟詩乃其所自定也讀漢留侯唐鄴侯傳云坐呼采芝叟緩誦種瓜詩此是賢人心神仙固詭辭自從崆峒來下迄華山希身授帝者法不爲帝者羈摘句嫩絲舞緒風早麥搖新浪人非本業皆無賴里有仁風卽太和五十四年乞休以假歸趣之還五十七年卒於京年七十七謚文貞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

高愈

高世泰

顧樞

刁包

顧培

張夏

吳

高愈字紫超無錫人明左都御史攀龍從孫也十歲讀從祖遺書卽厲志嚮學補博士弟子員益博涉先儒語錄標其區界總其歸塗家世廉白守靜不苟晚歲清寢至極啜粥七日矣方挈其子臨城矚眺不改其樂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儀封張伯行巡撫江蘇請主東林會講以疾辭愈和而不諍自少至老無疾言遽色人有讎忿至愈前輒自愧曰是可令紫超見乎鄉人以道學相詆訐至於愈僉謂此淳備長者也同縣顧棟高事愈談說經業誨誘不倦棟高每歎曰便便之腹眞五經笥但不爲孝先之假臥耳卒年七十有八有朱子

小學纂注讀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
高注周禮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其小學注六卷今
黌舍弟子誦之明末講學門戶甚盛東林高顧子弟入
國朝後頗傳其家學

高世泰字策旃少樞衣於從叔攀龍耳受書策世泰學
甚該究嘗著五朝三楚文獻錄學者重之晚葺道南祠
麗澤堂以梁谿爲講習地祁州刁包聞聲謁之兩人非
同門學也而更相切磋學者以爲美談由是南梁北祁
之號起焉平湖陸隴其儀封張伯行皆與世泰友善若
孝感熊賜履則世泰之徒所成就者也汪學聖講學於
歙發揮聖道頗雜元言旣一至梁谿惘然自病學聖里

人汪知默陳二典胡崧汪佑吳慎朱宏施璜等先於紫陽書院爲文友之會講論閩學又因學聖至梁谿問奉書稱弟子乃更定紫陽通志錄四卷

顧樞字所止明顧憲成孫也事高攀龍講性命之學邃於易學而未嘗自爲著書其論明代儒者不取白沙陽明而服膺敬軒康齋又曰端文之學主無欲忠憲之學主格物使遇張朱可以師處使遇薛胡可與友處若陳王而下固當爲之避座也天啟中舉於鄉入

國朝舍沖隱處閉戶謝交接以老病終

刁包字蒙古祁州人天啟丁卯舉於鄉明之季年流賊李自成躡畿西包散家財鳩衆禦之祁州得不敗自成

建僞號以官職授包包拒之幾瀕於死賊敗乃免包初
從孫奇逢問聞良知之學旣取高攀龍書讀之喜曰吾
未見先生書吾死人也今見先生書猶生死人而肉骨
之矣設攀龍主事之如生有過則跪主前自訟嘗曰爲
蓋世豪傑易爲慊心聖賢難又謂易之爲書教人趨吉
避凶言趨正避邪也以爲趨福避禍舛已甚矣一至梁
谿講學歸遂隱居不出嘗寓書於司寇魏象樞稱砥礪
躬行不欲以議論爭勝所著希勝堂學規多留意於洒
掃應對之事象樞稱之曰蒙古篤實君子也父歿三年
不食肉飲酒形容焦悴鬚髮頓白又居母憂竟以哀毀
卒門下弟子成就者甚衆所著有易酌十四卷四書翊

注四十二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又依文章正宗例以人存文輯爲斯文正統十二卷

顧培字昀滋初事宜興湯之錡之錡旣終乃築其學山居與之錡弟子金敞居之晨晡講習旣又遵高攀龍靜坐法以爲合乎尼父之默識且可以觀喜怒哀樂之未發巡撫張伯行詣東林論學頗以靜坐說爲疑培立義爲數千言辨論甚苦申高氏之大指伯行無以難之

張夏字秋紹無錫人初從馬世奇受經又與其鄉人吳慎從東林高世泰學積力十餘年夏遂入世泰之室世泰病卒其弟子相與立夏爲師事之如世泰巡撫湯斌至東林與夏論學甚相敬也夏嘗至蘇州學宮爲諸生

講孝經小學歸而成孝經解義小學滄注又著雒閩源
流錄十九卷錫山宦賢考略三卷楊文清年譜二卷年
八十餘乃卒

吳慎字徽仲歙諸生論學主乎敬故號曰敬庵事高世
泰稱弟子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十數卷

朱澤雲 錢氏 陳宏猷

朱澤雲字湘陶號止泉寶應人爲諸生初從陳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卽尋其次序刻勵誦習學天文於泰州陳厚耀能得其意繼而專意理學居敬窮理以朱子爲師嘗曰尊德性莫如朱子道問學亦莫如朱子彼以尊道爲殊塗倡爲異同之論者非知朱子者也講學錫山又遺書關中皆遵闡紫陽之學澤雲嘗與王懋竑論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依朱子答南軒書也懋竑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以來不復主此

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記濂溪書堂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爲韶州祠記癸丑爲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賅動專言靜則偏矣澤雲深服之雍正六年直隸總督何世璠劉師恕薦之堅不起年六十七卒於家先著朱子聖學考略二卷及止泉文集八卷後又成朱子聖學考略十卷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集覽凡如干卷高棅贊云涵養未發實功縣密體具用周敬靜合一考亭語類深契潛孚讀書居業堪繼薛胡歿後學者祀之於東林道南祠澤雲同時講學者又有錢民向璿

錢民字子仁嘉定人初名樞字子辰後夢許魯齋眎以
民名覺而思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乃易今名閑居慕
道題其室曰存養廛宴坐反觀日有省發平湖陸隴其
知嘉定縣民從論學語多不合又五年復往平湖以所
學質隴其怪之民曰毋怪也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
耳嘗與友人書言先聖之學在於本末兼盡始終有序
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以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
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
也卽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爲吾注脚其誤在乎
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
可厭末求本教人者但學其末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

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文公教初學者卽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能徧物此未合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望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是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

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年壽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二程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整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關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聖學必亡矣民之學以靜坐入謂後儒多未合先聖之旨故其說直追孔孟自關門戶然說者終以其近於陸失之於放恣不宗之也

陳宏猷太倉人年二十五有求道志不應試教授生徒以自給初好易後乃專力於四子書手四書一編終日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鄉里笑之曰是小朱文公也甯化雷鉉督江蘇學宏猷以所著四書晰疑投之鉉大喜延接講論以爲相見晚也晚復作四書就正錄悶下一二新意人疑其與注異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注何若舍注從經耶乾隆二十八年卒年七十三弟子王濤哀其遺書藏之家

彭定求

清恬如

江箱

彭定求字勤止長洲人父瓏受梁谿高氏學以授定求
定求後又友同縣潘恬如而事睢州湯斌研究宋元明
先正遺書爲高望吟七章以仰慕七賢七賢者白沙陽
明東廓念庵梁谿念臺漳浦也康熙二十五年成進士
射策第一擢修撰轉司業遷侍講前後在翰林四年乞
病歸鄉里閑居謝客所學益該究清通嘗與門人林雲
翥書云有進於足下者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
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庸言至聖但
以有餘不足自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然則
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

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入於異端爲堅僻之行矣二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會鷺湖也傾倒於陸子之講義利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承乎陸氏其因時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也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當以念臺劉子人譜證人會二書入門姑無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定求之學其意趣略具於此有儒門法語無卷數又著陽明釋毀錄卒年七十八有文集曰南畝集定求孫啟豐啟豐子經升皆世傳其業定求學兼朱陸識通頃漸啟豐紹升之學頗乃引儒入元紹升友吳縣汪縉著二錄三錄

又楊敬豐紹升之說休甯戴震移書紹升苦辨之然不能折也敬豐雍正五年進士擢高第繩其祖武由翰林累遷至兵部尙書紹升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有二林居集潛恬如字克先爲學切於內省以諸生終自縉以後去梁谿之學愈遠雖無門戶異同之見而講求理學之意微矣

李因篤

李念慈

李栢

李楷

李因篤字天生更字孔德一字子德其先本山西洪洞人元時遷陝西美原洪武初縣廢遂爲富平人因篤生於明季父映林明諸生萬厯中士好新說多以莊列之言入經義映林獨信向蒙引大全之學因篤少孤受業於外祖田時需撫之成立因遊代州與馮雲驤善雅愛其風土居句注夏屋間者十年與顧亭林朱竹垞暨李武曾爲布衣兄弟交年小於顧朱而長武曾二歲四人雖在客所及私寓坐次無或亂者博學強記注疏尤極貫穿略皆上口年三十棄諸生時盤屋李容以理學顯名與涇陽李念慈及因篤號爲關中三李其後復與郇

縣李柏朝邑李楷亦有三李之號康熙中舉博學鴻詞
以母老辭

詔不許至京師李天馥以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
人尊爲關西夫子旣試授檢討與修明史以母老辭不
許因篤乞終養疏略曰臣母年逾七旬屢歲多病隨經
具呈吏部吏部謂稱親援病恐有推諉竊思已病或可
僞言親老豈容假託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
爲推卸之端臣仰圖報

君俯迫諭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表三上乃許之歸其後母沒遂不出也
因篤未遇時

聖祖聞因篤名與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稱爲四布衣由是天下莫不知四布衣者因篤精熟明一代事蹟乞歸後尙書王鴻緒撰橫雲山人史藁成欲正於因篤時老病令二人捧書於牀前誦之因篤曰呼曰改卽下籤記之加竄易塗抹半載而功畢顧炎武游濟南爲人所陷置之獄因篤於數千里外往救之得全炎武感其意賦詩三十韻乃廣二十韻酬之傳青主云往秋岳先生謂風雅以來僅有此製非阿好也長於經學嘗與汪琬論春秋不以胡康侯爲是指摘之琬曰君辨固佳然知人論世良自不易著詩說炎武曰毛鄭有嗣音矣其春秋說琬見而稱之工長律詩嘗謂少陵

自謂老去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彛尊與李武曾共宿京師逆旅擁被互誦少陵七言律惟八首與天生言不合鄭駙馬宅宴洞中疊用三入聲江村疊用二入聲秋興昆明池水漢時功一首疊用二入聲江上值水疊用三去聲鄭縣亭子疊用二去聲至日遣興疊用二去聲卜居疊用三去聲秋盡疊用三去聲彛尊初疑之久而見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鄭駙馬宅宴洞中作過江麓作出江底江不營言麓江村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祿米秋興夜月作

月夜江上值水漫興作漫興鄭縣亭子大路作大道至
日遣興語笑作笑語卜居上下作下上秋盡西日落作
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詩無一犯者乃以其說爲然
且曰由此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文第三句不應有
蠍字作苦炎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文第七句
不應有府字作登臨費者是也循此說以勘五言雖長
律百韻諸本字義之異可審擇而正之也常以四十韻
詩投侍郎曹溶溶歎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有望夏屋山
詩云秋色自西來蒼然萬壑迴涼風吹窈窕窈窕落日
徘徊林谷關音本乾坤老象才何由雙屐齒直踏白
雲隈王士正曰關中名士予生平友善者若孫豹人韓
聖秋

王無異李子德王又華曹陸海皆一時人豪也有壽祺堂集行世又有漢書音注漢詩評各五卷朱竹垞言李孔德授官未踰月卽上疏請終養母沒仍堅臥不出終於家無子其著作甚多要不可問矣惜哉又本集云老友朱休承竹垞元孫也署富平令嘗屬訪先生諸著作僅得壽祺堂詩集十冊今經義考中載有秦風一篇而漢詩評注曾經手鈔今已刊行然其散佚者多矣

李念慈字屺瞻號敬庵善繪事順治十五年進士授新城縣註誤免滇軍事起以才能薦補竟陵知縣除河閒推官又補廉州缺裁歸薦鴻博不過尙書沈德潛序其詩曰秦人自李空峒文太清皆有車鄰駟鐵之遺風屺

瞻行安節和一唱三歎有華葭白露美人一方意趣非秦聲也著有過嶺吟谷口山房集

李柏字雪木郿縣人初爲諸生避亂居洋縣入太白山中屏跡讀書者數十年與富平李因篤並有名

李楷字叔則陝之朝邑人少讀書朝萊山中天啓甲子舉人入

國朝爲寶應知縣解職居揚州與江西李明睿著二李珏書久之歸里工書畫通釋典道藏常修陝西通志又著河濱全書一百卷

傅山子眉

傅山初字青竹改字青主一字公之他亦曰石道人又字齏廬陽曲人母夢老比丘而生生生復不啼一瞥僧忽至門云旣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食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史如宿通者所居名松莊在太原郡城東南可七八里太守延津周計百歲初挈壺觴造焉竹垞有詩云憑君尋傳叟暇卽過松莊崇禎中袁繼咸督學山西爲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橐饋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榆魏劭次年繼咸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山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深蓋棺不遠繼不致負知己使異日羞

稱友生也山得書慟哭曰公平我亦安敢負公平有問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之亦不工或強以宋儒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陳同甫雅不喜歐陽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爲道士頗習醫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崖中僕夫驚哭山徬徨四顧見有風峪中通天光石柱林立數之得一百二十六則高齊時伊邈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其嗜奇如此有司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時年七十四固辭不可又稱疾有司使役夫舁牀以行二孫從焉旣至京三十里不肯入城益都相國馮溥

先詣之山稱疾篤不具迎送禮蔚州相國魏裔介乃以老病上聞

詔免試以中書舍人放還山溥猶強之入謝昇至外朝望見

午門溥掖之使下忽仆於地不能起乃昇以出次日遽放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初學晉唐人楷法不相似及摩趙松雪墨蹟便能亂真已乃愧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鋒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圓媚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任拙毋巧任醜毋媚任支離毋輕滑任真率毋安排

人曰先生非止言書也平定有張際者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山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鸞強壓駿之骨而以佔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子眉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則讀書中州有吏部郎某山之友也訪山問曰郎君安否山曰卽至矣俄有負薪歸者山呼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驚至夕山令伴客宿則與敘中州文獻滔滔不盡吏部不能盡答也朝起謝山曰吾甚慙於郎君山常賣藥四方與眉共輓一車暮抵逆旅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詰旦成誦乃行否卽子杖矣父山

喜苦酒自稱老髡禪乃自稱曰小髡禪先山卒及山卒
以朱衣黃冠殮有霜紅龕集十二卷子眉之詩曰我詩
集附焉全祖望曰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
天機予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蹤跡尙非其眞性之所
在矣

嚴繩孫 王嗣槐

嚴繩孫字蓀友號藕塘漁人無錫人布衣刑部主事俞
陳珠薦舉博學鴻詞試日以目疾僅成省耕詩八韻閣
中閱卷不錄

聖祖重其名授檢討辛酉典試三晉擢中允假歸有秋
水集六歲能作徑尺字既長工書善畫在史館纂隱逸
傳容與溫藉多自道其志

王嗣槐字仲昭號桂山仁和縣諸生兵侍成其範薦舉
博學鴻詞以詩韻誤失一字不中格授中書有桂山堂
偶存嘯石齋詞佳山堂六子之一不信太極圖說謂出
於北固老僧華山道士傳之點綴其文託名濂溪凡著
文獻徵存錄卷四

論七十九篇真可破圖學之僞文詞瑰麗尤善爲賦陸
麗京謂西陵儷語家有靈蛇若儷胡繁秀如春彩仲昭
綽若朝霞故當並推性簡脫與俗忤年過壯盛抑鬱不
得志日偕友人散髮袒裸拍浮糟邱興酣意極喜笑怒
罵不復知人間事

潘耒

潘耒字次耕一字稼堂晚自號止止居士吳江布衣幼有聖童之目覽歷日一過卽能闇誦無所譌脫首尾不遺一字從兄聖樟有名於時甚器之從崑山顧炎武學又師徐枋侯齋旣而問推步之術於王錫闡雅博明練號爲通人康熙十七年徵試博學鴻詞入格除檢討分修明史撰食貨志滇南旣戡定作平蜀平滇二賦以頌武功盛德其平蜀賦曰溯皇王於前列偉撻伐之鴻謨奸無鉅而弗翦凶無遠而弗鋤霆發聲於豐隆星耀芒於威弧鯨吞舟而就斲蛇搏象而見屠法春生與秋殺有霜落而露濡必武功之遐暢乃文教之誕敷惟我

皇之聖仁廓天地以爲量王道履以平平天門開其蕩
蕩彼么麼之小醜敢盜兵而衡抗類射天以彎弓似逐
日而投杖蛙處井以陸梁螳當車而倔强依嵐箐以爲
巢憑崖谷而作障巖巖梁益實號金城國關蠶叢山開
五丁劍閣梯空以懸渡棧道循絙而上征天井盤桓而
窈黑地網綿絡而縱橫水以虎牙赤甲爲咽喉陸以龍
門鹿頭爲門戶挺一戈以當關非萬騎之能取遭天光
之分耀有草竊以偷處曾六合之一家敢走險以旅拒
雄虺九首苞檠三芽傳烽巴閬築壘褒斜驚百城於風
鶴變一軍爲蟲沙初屯蜂而聚蟻旋鬪鼠而戰蛙思明
殪於河陽少誠殲於淮表彼逆孽之遊魂若枯莖之待

掃何醜類之睚眦尙橫距而肆爪倚嶂嶺之千重謂天險其可保

皇赫斯怒整我六師招搖爲戈參伐爲旗審制勝之在將料奪險之用奇拔虎臣於行間建高牙而授之以汝進寶貔貅如雲東趨閭中毀其重門曰汝良棟突騎風雨西走陰平挾其後戶分道交攻奇正相權或倚或角動於九天惟東軍之驍騰凌七盤而徑度奪朝天之巖險葭萌空而不成分勁旅爲三行令異道而同赴摧堅陣於背城斬突狶而餘怒積甲齊乎錦屏投鞭斷平江路迨禁旅之薄城斬門關而齊驚克渠焚於窮猿逆黨禽於脫兔蓋纍纍籍籍鈐甲面縛者不知其數旋西師

之橫邁據密樹之重關出間道以擣虛儼璫裹而林攀
爭白水之隄塞破鐵門之孱顏忽浮馬而渡江張赤幟
於箐山朝耀兵乎江油夕嚴陣乎棉竹訝天兵之天降
俄攻心而潰腹開錦城之峩峩豎降幡之一幅收奇功
於浹辰若風雷之迅速捷書並奏飛檄交馳鋒不再淬
矢不再披剗勁敵若振槁舉名都若拾遺

天子乃升紫宸之殿讀露布於彤墀千官集於闕下望
天顏之怡怡莫不鼓舞讚頌曰盛哉乎武功振古未覩
茲也惟此劍南伐有反側塹山燒棧便同絕域若漢室
之討公孫晉氏之斬李特宋主之擒譙縱唐宗之誅劉
闢皆用堅攻取以順討逆風行電掃罪人斯得然猶水

陸來攻首尾並擊傷損將士窮竭兵力彌歲淹時僅而後克未有不頓一兵不折一戟駭若發機振若霹靂旬月之間廓清西極如今日者也

天子將將大將將兵旣得龍驤復有營平師以和而後克功惟斷而乃成規萬里若指掌故無戰而有征夫蜀國者滇黔之維首也蜀平則破竹無前建瓴直走蒙詔亡魂貴筑不守將遂定功赫畧健爲兼冉駹收沈黎簡巴渝之勁卒與彭濮之銳師浮舟牂牁飲馬瀘溪峨眉爲鐔點蒼作鐐置朶葉榆圍掩蒙樂伐銅鼓之砰訇驅金馬之騰趯血鑿齒以纛鼓膏狹猱以染鑊然後前歌後舞班師而還受馘

廟社薦功

皇天包干戈以虎皮却走馬以糞田沛曠蕩之

恩下復除之

詔與萬姓相勞苦哀疲氓之無告撫摩癰瘡長養凋耗
勸耕課桑興廉舉孝蒸斯人於太和羣詠仁而蹈道基
隆平於萬年襲三五之休號豈不盛哉遂作頌曰天錫
智勇爲

君王兮神武不殺誅猖狂兮運籌決策自廟堂兮任屬
賢將齊鷹揚兮天戈一揮除欃槍兮遂清大憝克鬼方
兮長御遠駕包八荒兮刊山柱表垂無疆兮平滇賦曰
粵稽皇王數典考墳紹業承統守文之君或英明而沈

毅或恭儉而寬仁休風駿烈厥亦有聞若夫彌綸造化
整頓區宇經世以文戡亂以武除凶殘若風霆沛德澤
如膏雨巍乎遼哉首出之聖書契以來曾不數覩惟
國家誕膺休命

列聖重光宅中圖大臨御萬方

皇上齊聖亶聰嗣續歷服阜成兆民平章百族威暢德
敷義函仁育煦之以春陽潤之以霖霖方銷兵以鑄鋤
希還醇而返樸屬者五緯遺氛三辰餘沴國丁小厄天
亡醜類乃有三藩之事以勤我

聖帝惟三藩者滇南爲魁次廣與閩一苞三檠駢幹連
根實前朝之宿將亦勝國之逋臣諒豺聲而鷹眼非羈

繼之能馴

先皇帝大度軼乎漢高深仁邁乎宋祖念其搏擊之勞
界以帷蓋之所高牙大纛作藩南土蓋將以威蠻制獠
壯干城而扞疆圉何圖爵極而亢寵過斯驕擅士馬之
雄富與土地之殷饒殺生操於幕府除拜擬於大朝聚
宵小爲淵藪流金錢如波潮無懸癰而不潰有厝火其
必燒

皇上明燭未形智周無象金鏡在懸太阿在掌與其滋
蔓而難圖不若消萌於方長爾乃發

睿策啟

神謨因乞休之陳請下撤還之

詔書俾移屯於遼海卽樂土而安居將保全乎勳舊匪
弓藏之可虞蠹爾滇渠敢行倡逆忘奔葉之寵榮背
累朝之恩澤矜百戰之餘勇謂人寰其無敵規豕突與
鯨奔遂白頭而作賊裂眚一呼其從如雲輶弓毒弩十
萬爲羣旣席捲夫湘江復虎踞夫夔門將北向而爭利
勢滔天與燎原閩廣之兇以次干紀毒虺雄雌長蛇首
尾其餘反者蝟毛而起西縣隴坻東絡海澨鄜延之郊
荆襄之鄙震聳者三方騷騷者萬里甚漢室之漚雄同
唐家之安史彼敦峻與景全何凶鋒之能擬惟

皇神武不震不驚恭行天討赫赫明明發雲臺之鎧仗
整岐陽之旆旌丈人長子維城磐石之宗以爲將帥中

黃虎賁射聲欽飛之士列乎屯營於是親畫成規密授方畧旣攻心而伐謀亦擣虛而披郤堂堂聲罪之辭我我賞功之爵踞鞍而猛士色飛騰檄而凶徒膽落

天子之兵無戰

帝王之師萬全不逐一壁之利不攻一城之堅其守也靜於九地其攻也動於九天是使劇賊挫鋒梟雄失氣矢如雨而不得射戟如林而不得刺鼉騰躍而技窮虎咆哮而力弊賊衆有魚爛之形官軍成破竹之勢遂乃平乘巴陵橫掩洞庭澧浦之餘艘失水衡峯之草木皆兵逆臣賊子亡魂喪精血未膏於王斧身先殛乎天刑亦越閩關天兵飛度士女謳歌壺漿塞路叛臣面縛而

來歸道寇倉黃而失據蜚囂氣而消亡鯨跳波而僵仆
彼與孽之凶狡信梟獍其奚殊幽厥父以稱亂牙擇肉
而恣睢天戈臨而糜爛何螳臂之當車嗟革面其已晚
有延頸而就誅若乃狐鳴鴟嘯之羣鹿鋌狼奔之隊尤
來大槍之盜魁廷岑彭寵之叛帥首鼠前却乍臣乍叛
者以千百輩莫不脫距摧牙沙崩瓦壞枯尸疏屬之山
傳首桃林之塞於是陰平夜守劍閣朝通索橋度馬藤
峽懸弓黔蜀之地悉定水陸之師會攻徑盤江而擣脇
蹂蒼山而扶胸高壘馮城長圍四築不頓一弦不亡一
鏃嗟劉禪之駭癡與元濟之窮蹙曾飛走其無路空椎
心而慟哭竟駢首而入函無遺種於凶族由是八荒奠

方廣衍才金
定六合無塵梯航窮乎日窟鞮譯盡乎天垠邊垂無鈴
鐸之警函夏皆耕桑之民橐弓脫劍一軌同文原夫三
藩之設厯紀於茲尾大不掉實繁枝披國勢爲之橫決
民生爲之瘡痍而今而後快然毒去霍然病除烟消霧
剝天清日輝非

大聖人之威德何以及斯惟幾也爲能周天下之慮惟
斷也爲能成天下之務撤藩之議偉矣狃於苟安搖於
浮言則莫能以果決難作而張皇釁成而姑息則莫能
以速滅藩鎮之禍未有所底也

皇上以一人之智勇爲海內除大殘以八年之憂勤爲
萬世貽永安雖唐帝之戰丹水軒帝之克阪泉夏后格

有苗於兩階殷宗伐鬼方以三年絜功比德未知其後
先猶且謝鴻名而不居推大美而不有彌謙沖以兢惕
期保泰於永久肅乎敔器之或傾凜乎馬索之將朽哀
征人之疲勞念三星之在雷遂乃發

德音沛

恩綸捐逋賦予貧民赦獄囚廣大仁優恤將士大賚臣
鄰罷一切權宜之制與天下爲更新大圭禮

天特性祭

廟望祀山川潔將禋燎極尊養於

兩宮增推崇之顯號馳展省於

園陵薦成功以昭告然後申明象魏釐飭官常百廢具

舉四維高張天人協應儲休降祥甘露零庭朱草豐唐
奏韶濩之樂舞襲山龍之文章故道與天地同流而德
與黃農齊光也日出作今日入息道平平兮無反側旋
乾坤兮

帝之則廣卿雲兮臣之職歌九功兮頌九德播永永兮
長無極賦奏

上甚賞之一充會試同考官又充起居注官未有文采
爲人所忌疾有以疑相質者據經條答不肯謙讓於是
忌者益側目焉俄坐浮躁免官旣以母憂歸里勤勤著
述嘗徧游羅浮天台雁宕武夷匡廬黃山嵩山不以榮
祿撓懷也四十二年

上南巡命復原官大學士陳廷敬將薦之固辭不出求
通聲韻反切之學以舊字母三十六有複有漏刪其五
增其四以各母爲各韻作類音八卷又有詩集十六卷
文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總名遂初堂集嘗游端溪購
石數十枚因其質理品式自爲銘構一室藏之客至出
石相品賞時謂之石癖夙敦古誼枋卒周恤及其孤孫
務俾得所又炎武遺書詩文集若干種皆耒所刻惟郡
國利病書卷帙繁重未及開雕而耒卒時四十七年也
有贈杜于皇長歌云男兒無家復無國六合飄然一孤
客客行落落雲出岑其去無跡來無心山水佳處便淹
泊偶然相逢不可尋黃岡豪士世無偶胸吞雲夢可八

九神鷹鍛翮不能飛丹霄碧海將安歸三十年來泛江
舸大塊無塵能著我商山鬚眉大澤裘遊戲人間無不
可往年訪友揚州城州人誼呼看歲星如雲冠蓋趨門
庭先生醉眠不肯醒醒來洗眼焦山青焦山如螺意不
快一葉翩然下江瀨青邱方壺不可期白龍赤鯉遙相
待我亦汗漫之遐方束髮結交多老蒼惟翁差池未識
面江雲關樹空相望錫山葉脫蠡湖朗散步禪房見叩
杖怪來避地已經年笑我勞勞逐塵鞅昆明劫火方洞
然老鰲抃山波接天土偶桃人莫相笑久客會有還山
年先生無事但晏眠大瓢滿酌清泠泉君不見君家杜
陵喪家者茅屋秋風淚盈把揮淚高歌洗兵馬

陶元淳 王宏撰 譚吉璉

陶元淳字子師一字紫司常熟人康熙戊辰進士官昌化知縣有南厓集以太學生舉博學鴻詞罷歸師閻若璩以古文雄於吳下時論比之范蔚宗令昌化作浮糧考魚鱗冊會計經費錄區分縣事如家事爲民請命與上官往復千言動以至誠海外武弁驕橫盡發其姦狀將吏無不斂戢行村落問民疾苦不坐乘暑不張蓋以勞卒於官

王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人博雅能古文嗜金石成癖又通濂洛關閩之學著易圖象述筮述十七帖述并注有砥齋集諳前明故實以博學鴻儒徵至京居昊天

寺不謁貴游以老病辭不入試罷歸有病臥述懷云盛
代開東閣徵書下五雲彈冠疑貢禹對策憶劉蕡敢謂
功名薄無如出處分故山冰雪夜猿鶴數聲聞歸關中
所居華山下有讀易廬潔樸無纖塵有獨鶴亭在華北
與三峰相向嶽影滿窗陰翠可愛與李因篤初不相識
一日邂逅長安茶肆隔席遙接各以意擬名姓及詢之
皆不謬遂定交顧亭林徧觀四方至華陰謂秦人慕經
學重處士持清議他邦所少華陰綰轂之口雖足不出
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欲定居宏撰爲營齋
舍居之嘗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
倍旣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

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情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
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
織者爲師卽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之殿最一二年
閒民享其利將自爲之而不煩程督矣王士正曰宏撰
工書法頃來京師觀所攜書畫有定武蘭亭五字未損
本米元暉宋仲溫二跋又仲溫臨趙文敏十七跋又興
唐寺石刻金剛經貞觀中集王右軍書又漢華山廟碑
沈石田秋實圖三物皆華州郭宗昌允伯家物皆有允
伯跋華山碑有虞山宗伯長歌卽所謂郭香察未遑辨
者也又李營邱古木賈秋壑題詩語潦倒可笑華亭董
宗伯得之南充陳文憲公者有跋又唐子華水仙圖甚

妙嘗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甚富古文詞亦嫻雅又嘗攜蘭亭湍流帶右天五字未損本唐棣水仙圖乞予作長歌同觀者施侍讀愚山也在關中蓋張芸叟一流人又以其鄉王建常仲復律呂圖說二卷寄予蓋本諸朱蔡參之李文利王子魚邢雲路說折衷以自得之義建常長武人居河渭間早棄帖括以著述自娛顧炎武重之以爲吳中所未有亦秦士之高尙其志者

譚吉璫字舟石嘉興人監生試補撰文中書遷延安府同知陞登州知府著延綏志肅松錄爾雅廣義嘉樹堂集少從父貞良入漳遇寇以身蔽父擊之不去曰此孝

子也舍之在延安副將朱龍叛宿城上與民死守川寇
絕延綏運道募勇士渡河以山西果突圍入榆林得全
顧亭林云舟石勤於讀經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
手加朱墨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王蘭生

王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號信芳交河人李光地督學畿輔試童子一見奇之拔冠其曹教以窮經已而光地以尙書撫直檄入保陽書院爲都講及正揆席從入京受律呂厯算音韻之學

聖祖設書局求得異士光地薦景州魏廷珍甯國梅穀成及蘭生足任編纂遂同入直命對定周易折衷又次第編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音韻闡微朱子遺書義或未通時時

親臨決焉光地以朱子琴律圖說雕本流傳多誤屬蘭生審定爲之下說證明遂可推據光地甚服之嘗本明

道程子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鐘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相應又至郊壇目驗樂器而知管音有長短巨細差故有黃鐘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黃鐘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箎之數亦皆以黃鐘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至弦管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已應蓋立方者用體平方者用面有不

同也其論音韻同崑山顧氏而較密謂

國書與古法合併外蕃諸國韻書亦有合者今人疑歌麻支齊微魚虞七韻無頭不知七韻乃聲氣之元能生諸部切諸部而不爲諸部之所生所切宜居部首卽國書第一頭喉音五字也等韻之易錯皆由清濁之不分

乃卽將國書五字頭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切之法以定等而萬音畢舉矣康熙五十二年賜舉人與試禮闈遭喪許以所纂書自隨六十年命與廷試選庶吉士

世宗卽位授編修三年遷司業次年主廣東試還京復命督學浙江秋卽主江南試事以學政主試非故事也士林以爲榮遷內閣學士移陝西以所貢舉士挂吏議左遷少詹事督學如故乾隆元年再遷內閣學士以浙江銅政大壞請變通其例陝中流民舊皆令土人養之宜詔有司別爲安插皆見施行充修三禮總裁官遷刑部右侍郎調管禮部是年以禮官當扈從行次涿州以

病卒於肩輿中年五十八發帑金五百兩爲治喪並
賜祭焉其所撰述甚多未之見也

盧文弨

桑調元

馮景

盧文弨字紹弓又字抱經仁和人父存心嘗舉博學鴻詞未仕文弨少傳父業淳篤翫古佻達寡累婦翁桑調元時之盛德甚推器之以爲風韻似其外祖馮景其湛深乃過景也乾隆十七年成進士殿試一甲授編修直上書房遷中允以侍講學士充廣東主考官督湖南學政坐言事不當解職旋乞養歸里文弨篤好騰帙所居又典籍之府聚書頗有古本遂精校勘之事每得一書必參正指要抉摘迷誤注疏史籍益切留神嘗謂唐人爲義疏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賈孔諸

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鉅鍔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鉅鍔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有改之不盡益滋鉅鍔者矣又曰古書大題多在小題之內如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此小題也在前毛詩二字大題也在下陸德明云案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竝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蓋古人一題目之微亦遵守前式而不敢紛亂如此今人率意紛更凡疏及釋文所云云者竝未寓目題與說兩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漢書三國志毛氏汲古閣版行者猶屬舊式他本則不盡然矣又曰康成有三禮目錄唐人

作疏引之各冠當篇之首於題下系以鄭目錄云四字
今本集爲一編理無不可題下當直載鄭氏之說今本
去鄭目錄云而易以注字注者注經豈注目錄乎又周
禮鄭氏注儀禮鄭氏注之類亦入目錄中殊所未安又
曰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有版本以來卽有之爲
便於檢閱耳然於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
序卽史記之目錄也班固敘傳卽漢書之目錄也後人
以其艱於尋求復爲之條列以繫於首又誤以書前之
目錄卽作者所自定致有據之妄訾警本書者夫孟荀
列傳以大儒總括之何嘗齒淳于髡慎到騶奭於其列
哉貨殖等傳以事名篇與八書差相類固未嘗一一標

姓名也而譏漢書者謂范蠡子貢白圭非漢人而入漢書爲失於限斷其實班氏何嘗爲范蠡諸人立傳卽彼蜀卓宛孔閭里猥瑣之流亦豈屑屑爲之標目與夫因人立傳者同哉明毛氏梓史記集解葛氏梓漢書正文其前卽據自序敘傳爲目錄亦爲便於觀者而尙不失其舊在諸本中爲最善矣又曰古書目錄往往置於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此據李軌注本近刻五家注者皆移於當篇首皆然吾以爲易之序卦傳非卽六十四卦之目錄矣與史漢諸序殆昉於此宋刻荀子篇目與劉向之奏皆在末宋人所撰集韻亦以其目置於尾依古法也所校十三經注疏藁本藏於家其經典釋文孟子音義迨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德

論荀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皆鑲版以行其碎義
雜言著於錄者又三十八部并爲一集名曰羣書拾補
其書大興於世學者觀書有文字不正求正讀者咸取
質焉近儒論文字音義者甚備文弨下說云余讀周易
八論第一篇引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
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爲
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竊疑易簡之易讀以豉
切變易不易俱音易音不同則義亦異何以合而爲一
繼而知古人之於字訓竝不因音讀之異而區別也爾
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若以後人所見如鄭漁仲
便欲以台朕陽爲予我之予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

子羊汝切而古人則不分也又讀廣雅釋詁遂薑畋畋
畢粹終竟若依後來讀法則遂薑畋畋爲疆竟之竟居
影切畢粹終爲終竟之竟居慶切亦不當通爲一條矣
未別四聲以前古人爲詩亦無平側之分往往互用義
或與音不諧後人往往疑爲假借而不知字義之本不
隨音而變也何假借之有其說可謂通矣厯主江甯鍾
山杭州紫陽常州龍城書院教士之式必以古志訓典
爲尙故挹其流者多爲雅士乾隆六十年卒於常州年
七十九其自著周易注疏輯正十卷儀禮疏詳校十七
卷經史考補若干卷廣雅注二卷鍾山札記二卷龍城
札記三卷

桑調元字伊佐一字弢甫錢塘人父文侯粥角黍於市
親病關鬲合羊脂和粥以進終不痊抱鐺而哭人爲繪
抱鐺圖徵君萬光泰贈詩曰羊脂數合米一朶病父在
牀唯噉粥父能噉粥子亦甘粒米勝於五鼎肉升屋皋
某無歸魂束薪斷火鐺寡恩牀前呼父鐺畔哭抱鐺三
日鐺猶溫恨身不作鐺中米臨沒猶能進一匕謂鐺不
聞鐺有耳調元與餘姚勞史論學戒雍正十一年以能
通性理

賜進士官工部主事日能行百里棄官徧游五岳有句
云浮雲形似世情幻秋樹色添游興濃人競稱之著論
語說二卷躬行實踐錄二卷弢甫集八十卷又梓史餘

山遺書若干卷行於世

馮景字山公錢塘人學行高明嘗補蕭山毛奇齡春秋
毛氏傳二事所著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燬於火
存心藏其藁於家有示文昭詩云外祖馮山公文章驚
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文昭謹識之晚乃出其
藁請長洲進士彭紹升別擇之定爲解春集文鈔十二
卷又補遺二卷鋟行之文昭篤於行誼執友趙曦明爲
顏氏家訓注亦文昭所補鋟也

汪紱

汪紱字雙池一名烜休甯人生而能言父客江甯母江口授四子書五經旣長篤志勵學博涉經書兼通宋五子之學母病侍疾不離左右家貧十日未嘗一飽旣殮徒行至父所勸父歸父怒曰家徒四壁且四壁亦不屬吾吾將安歸乎速去毋溷乃公爲也乃垂泣歸家歸後無以爲炊乃之江西之景德鎮有燒窯爲業者求爲之傭晝夜作苦不廢著述同人皆侮笑之或加以斥罵乃去之樂平無所遇又走上饒萬年永豐閒度嶺入閩中持一襖被鶉衣蓬首而行晚之逆旅主人不肖內則寄宿野廟乞食以前度楓嶺有總兵官陳某見而異之假

館使其子受業某罷去又以詩書教授浦城從游者甚衆既而聞父卒卽日跣行以父棺柩歸與其母合葬服闋年五十矣補諸生學使滿洲嵩壽甚敬之然貧益甚歲飢無米市豆屑爛煮作食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我我可受之邪其介特如此善畫山水小篆摹印皆工飲酒數十杯不醉病疫口作嚙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乾隆二十四年卒年六十八子思謙先入邑庠哀毀過甚三日亦卒無子紱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五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琴譜一卷

詩韻析六卷讀近思錄一卷讀困知記一卷讀讀書錄一卷讀問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理學逢源十二卷山海經九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六卷文集六卷詩六卷將卒顧書而歎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其門生余元遴乃錄而藏之於家大興朱筠督學安徽元遴悉抱其遺書獻之時方有求書之

詔筠遂上之書局備四庫之選以章顯隱德且奉其主祔祀於紫陽書院焉

勞孝輿

羅天尺

蘇珥

何夢瑤

勞孝輿字阮齋南海人少好游渡瓊海登羅浮絕頂浮江觀衡嶽著作甚富補諸生受知學使惠士奇與順德羅天尺蘇珥陳世和陳海六南海何夢瑤吳世忠番禺吳秋齊名號惠門八君子雍正七年選貢於朝次年修一統志分纂粵乘發凡起例多出其手編修魯曾煜爲總纂官甚重之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科試罷出爲貴州錦屏知縣時苗亂甫戡定屯田議起上官委之措置遂入山苗由二嶺至山婆踰圭翁斗巴達琴台竭瘁心力七月將去山民蟻行盤路而下曰公衣食我忍未及覩我飽煖而去也皆泣下移知清鎮龍泉清溪畢節皆

有廉平之譽卒於鎮遠有春秋詩話讀杜識餘及阮齋文鈔四卷阮齋詩鈔四卷子潼乾隆三十年舉人有孝經考異選注救荒備覽荷經堂詩文集武進劉星煒大興翁方綱餘姚盧文弨皆稱之

羅天尺字履先爲童子時日竟十三藝長於詩惠士奇視學嶺南手錄其荔枝賦珠江竹枝詞聲譽斐然中乾隆元年鄉試方舉博學鴻詞以母老不就與何夢瑤交密郵詩招隱絕忘形迹所居里名石湖因以自號世因稱後石湖以比吳郡范丞相田西疇謂粵詩代守唐音至石湖始別開面目近宋人矣五言如對棊秋瀑裏得句暮鐘前山深裘忽重橋小雪將埋不飲非名士難游

爲老親馬磨當戶樹犬吠看碑人皆可入摘句圖有五
山志林及癭暈山房詩文鈔

蘇珥字端一性率易詩有理趣學使惠士奇稱之曰南
海明珠會徵博學鴻詞勞孝輿約與俱珥曰予有母年
八十矣不畏碧玉老人哂乎竟不出中乾隆三年鄉試
書尤工求其詩并得其書者稱爲二絕

何夢瑤字報之好爲詩與編修杭世駿相酬和有珠江
竹枝詞云看月人誰得月多灣船齊唱浪花歌花田一
片光如雪照見賣花人過河世駿甚愛賞之中雍正七
年進士試爲粵西岑溪令遷奉天遼陽州知州貧至不
能具舟車所著有莊子故皇極經世易知錄賡和錄醫

編紺山醫案算法迪三角輯要移橙餘話其刺芳園詩
文鈔世駿爲序行之

胡方

胡方字大靈新會人籍番禺年十二應童子試廣州司
李涂某奇其文延與語謂當薦之學使者方坐不答亦
不再至既而補諸生屏居陋巷建志清苦總督吳興祚
聞其名使客招之方走匿居喪用稻草藉柩旁地寢其
上三年不入內先人田廬悉割予弟教授生徒以自給
束脩所入族若姻之貧不能存者令取之盡則止有達
官齋重金乞其文爲壽不應家人告絕粒願君少自貶
卒不應潛心理學粵人敬異之知州何西池註其梅花
詩謂皆寓言講學如白沙子之以詩爲教也見一行之
善卽農夫野老歡然與接子弟偶冒不韙有願就鞭扑

不願聞其事於胡先生者里中語曰可被他人笞勿使
胡君知他人笞猶可胡君愧殺我嘗令童子適市知爲
胡家童不飾價不售僞其誠之感人如此雍正二年元
和惠士奇督學粵東方借居南海鹽步士奇艤舟村外
遣吳生者至其家欲一見急揮手曰學使方舉試事不
可見不可見出吳而扃其門士奇乃索所著書而去試
事既畢仍介吳生以請則假一冠投刺至曰今日齋沐
謝知己方年邁無受教地不能執弟子禮數語遂起士
奇握其手曰敢問先生鄉人誰能文者曰竝世中無人
必欲求之惟明季梁朝鍾乎士奇遂求梁文并其文刻
之名曰嶺南文選士奇滿任具疏薦其積學力行一介

不苟年近衰老不能效奔走之用請

賜命服併依古養老之禮令有司月致酒粟以寵異之士奇嘗語吳生曰胡君貌似顧亭林豐厚端偉必享大名蓋當時知方者士奇一人而已方本居新會金竹岡學者稱爲金竹先生有周易四書莊子注及鴻梅堂詩文集年七十四卒於家

邵廷寀 沈國謨

邵廷寀字允斯又字念魯餘姚人餘姚自王守仁始言致良知同里錢德洪受其學以授沈國謨國謨授韓孔當邵曾可曾可子貞顯頗傳父業廷寀貞顯子也少補諸生游孔當之門復學於黃宗羲遂篤志儒術嘗研習傳習錄無所得既讀劉宗周人譜喜曰吾知王氏所從事矣河閒李塔貽廷寀書論明儒異同亦詢廷寀以所安廷寀答曰致良知必主誠意異同非所敢論陽明之後乃所願則學戴山也孝感熊賜履著書以闢王學爲己任廷寀曰在行之如何耳是不足辨以陽明扶翼世教著王子傳蔽山忠清節義功主慎獨著劉子傳又著

王門弟子傳劉門弟子傳王弟子以遵鬯先師說者爲
正劉弟子則金鉉邢彪佳張兆鼇黃宗羲諸賢也又作
宋明遺民所知傳姚江書院傳倪文正施忠愍傳數十
篇康熙五十六年卒年六十四卒後門生錄其文爲思
復堂集十卷行於世

沈國謨字求如爲諸生嘗入劉宗周證人社會歸闕姚
江書院與曾宗聖史孝咸講致良知之學順治十三年
卒年八十三孝咸字子虛繼國謨主講修潔之士皆歸
之順治十六年卒

潘天成 邵素節

潘天成字錫疇溧陽人籍桐城幼與父母避仇相失天成乞食求之往來休甯山中跣走哭泣每至邑聚持一鼗鼓大聲爲鄉語觀者從之而笑莫測其意也行至江西界其母從巷中出頗疑天成非丐者詳問所由相持而悲因又詢知父所在迎之歸里時年十五應試補安慶府學生家極窶貧稍暇爲販粥之事以養其親自每食糠充腹或竟日不食怡然也論學必宗天理祖姚江說也從荆溪湯之錡又受東林之學後事宣城梅文鼎略涉厯算爲人潔狷自矢人詣之者惟談經書若遺之物輒含愧色終不肯受年七十四以窮餓死無子藁葬

惠應寺側門人荆溪許重炎集所著書爲鐵廬集五卷外集二卷後錄一卷且改葬焉瞿源洙欽挹其人爲作潘孝子傳也

邵泰衢字鶴亭錢塘人精研禮學兼明算術雍正初以薦授欽天監左監副嘗以禮記出自漢儒檀弓一篇頗多附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之爲檀弓疑問一卷言禮之士多許之又太史公書功臣表漢九年呂澤死留侯世家所紀漢十一年又有呂澤泰衢以爲失其實乃挾其疏舛爲史記疑問一卷所論多精確論者謂過於吳縝之糾新唐書矣

方苞

方苞字靈臯桐城人移居江甯學者稱望溪先生少下筆爲古文卽工遊京師鄞萬斯同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爲無益之文苞終身誦之以爲名言遂一心窮經通志堂九經徐氏所雕閣之三過爲文益峻潔姜宸英編修見所作歎曰後來之秀也康熙中成進士以奉母未釋褐族人方孝標坐悖逆誅并繫苞安溪李光地力救之得免死隸旗下以白衣直

禁廷間以所見陳於光地當今某事當行某事害於民當去多見施行

世宗卽位免旗籍將除司業以老病辭九年竟授中允

文獻通考卷四
許扶杖上殿再遷爲侍讀學士孫嘉淦尹京兆兼祭酒
聲望甚美坐事下獄苞謂大學士鄂爾泰曰孫侍郎以
非罪死公亦何顏坐中書矣嘉淦卒得免尋遷內閣學
士時

眷注優渥有大議得卽家上之免上直乾隆初元遷禮
部侍郎時時引對廷臣忌之每除授及處分事皆指爲
苞所密陳議者謂遇事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
志殊可重也有惡苞者一日與爾泰論近世人物爾泰
歎口人固未易知也惡苞者曰其方侍郎乎總河高斌
未貴素爲苞所知及總督河道違衆議開毛城舖臺省
爭之有逮繫者苞白大學士徐元夢

聖朝不應以言罪言官元稹上請卽日出之苞又具疏陳斌之愾恐債河事斌大恨上言苞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密囑當罪

高宗不直苞念其老方以病請許其致仕仍領書局會庶吉士散館同官伺苞謂有所私發其事遂免官領書局如故久之以侍講銜歸里苞素勁直事又率意後進之士挾卷求見者必問曰治何經所得何說學誰氏之文有不能對者輒愀然不樂戒其勿徒事馳騫年少名盛者多畏之江陰楊名時河閒魏廷珍以講學相知契甚推敬之臨川李紱每議論不合斷斷爭之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重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第一流乎及

太原進冢宰稍疑之歎曰知人之難也諒哉嘗請以睢
州湯斌從祀孔子廟庭時爲部議所格苞殫心三禮之
學晚年七治儀禮年八十日坐城北湄園修改不已次
爲春秋學皆有成書荀子管子別有刪定本皆行於世

沈彤 蔡德晉

世名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人少淳篤精研六經尤善禮學爲諸生師何焯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其後修三禮及一統志彤皆與焉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乞歸居親喪三年不茹葷不內寢動中乎禮彤以宋歐陽修疑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其有辨者皆以攝官爲辭彤乃詳考周制著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名周官祿田考又嘗爲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地征篇其辭甚覈長洲惠棟撰古文尚書考彤敘之云辨東晉古文尚書之僞者自趙宋而來約有兩端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前之說則所

云讀以今文者之刪添與傳者之私竄足以解之後所說則所云傳記之徵引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謂挾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經史於五經竝宗漢學著述多而可傳其古文尙書考二卷能據真古文以辨後出者之僞大指言鄭康成二十四篇之目見於唐正義者卽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爲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令梅書雜古今而大行是謂僞其真而真其僞余惟班之藝文志卽劉之七略劉石成哀閒領校祕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十六而爲

二十四鄭析其九共一篇爲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卽以乖祕書規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眞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爲眞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亦可決也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義理顧後儒之作雖精醇不可以混淆聖籍揚子文中子之擬經皆謂之僭況以僞亂眞者故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僞而欲辨後出者之僞必據其前之眞者而後可此定宇之書所以高出於羣言邪得是而後出古文之爲僞雖素悅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爲之解而所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爲浮說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且精者著尙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

字之旨定字書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條貫亦益清云彤又有尙書春秋左氏小疏撰儀禮小疏未成而卒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士喪禮喪服傳五篇而已年六十五又有氣穴考略內經本論及果堂集十二卷行於世同時善言禮者江南有蔡德晉

蔡德晉字仁錫無錫人雍正四年舉人乾隆建元禮部尙書楊名時薦經明行修授國子監學正德晉覃精禮學著禮經本義十七卷禮傳本義二十卷通禮五十卷時下已說不謬於古又與侍郎方苞李紱論三禮苞紱皆善之終工部司務

盛世佐字庸三秀水人官龍二知縣嘗以楊復儀禮圖

既遵注疏時乖注疏之義非其理也爲詳悉辨證著之於儀禮集編集編凡四十卷世佐同時安溪王士讓仁和吳廷華皆通儀禮士讓字尙卿仕爲蘄州知州著儀禮訓解廷華字中林康熙三十三年舉人厯官興化府同知有儀禮章句十七卷廷華又有周禮儀禮疑義其言喪服尤精審

邵長蘅

邵長蘅一名衡字子湘自號青門山人居武進之漳滏里讀書目數行下十歲游庠序有聲謂青雲可戾契致俄而絳誤除名時論惜之長蘅束髮能詩弱冠則以古文辭鳴旣謝去舉子業乃益枕經藉史寢食於唐宋大家者又六七年洮汰鍛鍊時闖馬班二史之藩而文境高不可攀矣嘗言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爲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又言讀書非記誦之謂蓄諸躬必有根柢見諸文足資世用蓋德與言兼焉若立功則視乎其時耳濬文之源在讀書在養氣不知讀書奚有於文下者譁世取說殆類俳優其病鄙上之習遷

固之優孟而悅其警牙其病剽又上之咀宋人之蒞魄
而以爲元醴其病腐詩之名家皆學古人而各得其性
情所近視吾自得何如爾吾之學旣成無論其爲漢魏
六朝爲李杜爲三唐爲宋元明人之詩皆可使之就吾
之鑪冶而不能爲吾病吾之學未成無論其學漢魏六
朝學李杜三唐及宋元明皆足以病吾而未必有當於
詩何則其自得者尠也長蘅曾一應博學鴻詞之徵輦
下諸名公鉅卿皆折節與交旣報罷入太學再應京兆
試卒不遇笑曰吾大錯五十青裙媼猶逐少婦爲倚門
妝邪東裝歸至是益縱情山水尤愛武林湖山之勝會
宋牧仲開府吳會禮致之幕府談道論文敦布衣昆弟

之好益觥觥持古義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牧仲謂韋
布之士以文章名海內者三人侯朝宗魏叔子邵子湘
也朝宗文雄悍超軼當者辟易如項王瞋目一呼樓煩
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蓋氣勝也而或疑其本領猶薄是
非往往失實叔子文不名一體奧衍精卓切事理而或
者鹵莽於經學又其行文急於見法子湘之文必依於
道醇而肆簡潔而雄深大較英爽颺發不如朝宗而根
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則鼎足而
傳於後無疑然叔子雅不以詩名朝宗詩力追北地而
蹊徑未化子湘之詩卓然名家是又二子所瞿然退舍
也青門簾稿詩六卷文十卷青門旅稿詩二卷文四卷

合之得二十二卷其自序曰嗟乎士負七尺軀進不能有所樹立退不能巖棲谷飲垂老矣溷姓名於不仕不隱閒爲鄉里所笑行自慙也不幸如昌黎所云衣食於奔走學殖日落而猶欲以是詹詹者與立言之士爭身後名於萬一又重自悲也雖然某於此亦有可以自信不爲流俗毀譽非笑之所移者而況海內交遊離合之跡忠孝節烈之行事與夫山川遊覽之勝往往見於予文他日歸草堂晴簷偃曝偶一展卷或亦輒然而自笑也夫

李光坡

李光坡字耜卿又字茂夫安溪人大學士光地弟也弱齡補諸生光地著周官筆記一篇光坡亦說三禮數十萬言成三禮述注六十九卷發揮禮古經取辭義昭晰而止以授兄子鍾倫鍾倫乃著周禮訓纂光坡疏禮宗鄭元談易本邵雍兼取楊雄太元論學師程子朱子自著臯軒文編一卷卒年七十二鍾倫字世德少好學從光坡受禮後事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銳同縣陳萬策又從宣城梅文鼎習厯算書非一師也故其學多通康熙三十二年舉於鄉未仕卒鍾倫從弟鍾僑有詩測義四卷康熙壬辰進士由翰林左遷國子監丞

光坡從弟光燠廣卿撰考工發明與其弟光型儀卿爲
二李經說光燠康熙六十年進士國子監司業光型舉
雍正四年鄉試

恩賜進士官刑部主事鍾倫子清植官侍郎有儀禮纂
輯錄世謂李氏一門能傳禮學也其後閩縣龔景瀚爲
稀裕考侯官林喬蔭爲三禮陳教求義略謝震爲禮案
皆號精覈景瀚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蘭州知府喬蔭
官四川江津知縣有瓶城居士集若干卷震乾隆五十
四年舉人官順昌教諭有詩藁二卷

任啟運

王鳴盛

曹仁虎

趙文哲

吳泰來

任啟運字翼聖荆溪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治高堂生之學唐賈公彥謂爲禮記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是漢代禮古經學者卽已罕通爰從近代遂成微學啟運嘗輯宮室考十三卷及肆獻裸饋食禮三篇潛精研究積功甚勤學徒咸推重之以爲孟哲黃慶盛德未墜也啟運入翰林歷遷至宗人府府丞又著周易洗心九卷禮記章句十卷周禮洗心十一卷孝經章句一卷四書約旨十九卷女教經傳通纂二卷

王鳴盛字鳳喈又字禮堂又稱西莊晚號西泚嘉定人爲諸生事長洲沈德潛受詩後又從惠棟問經義遂通

古學乾隆十九年成進士對策擢上第授編修俄試詞賦復擢第一超授侍講學士充福建鄉試主考官除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坐公事左遷光祿寺卿遭母憂去職遂不出早年論詩趨漢魏六朝初盛唐後乃稍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好李義山謂其詩連轡冠羣少陵以後一人也少有詠雁詩佳人滅燭聽久客撫琴彈沈尚書賞之刊入七子詩鈔王敝謂其詩以才輔學以義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憍恃氣者可比其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工吟誦不去口鳴盛以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者知尊注疏矣然注疏

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他家注則出魏晉人未爲醇備也其著尙書後案專述鄭康成之學若鄭注亡逸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出東晉其訓詁猶有傳授閒一取焉又謂東晉所獻之太誓僞而唐人所斥之太誓實非僞故附著今文太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謂不減惠氏周易述也又以十七史多譌脫爲補正之著十七史商推一百卷事跡虛實紀傳異同莫不審辨典章制度亦雅備矣別撰蛾術編一百卷其爲目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人謂不減洪齋王伯厚之淹洽嘉慶二年年七十六卒鳴盛爲學篤慕北海相之洽孰其卒也歲行在巳適符龍蛇

之厄人咸異焉又有詩文集二十四卷

曹仁虎字來應又字來殷號習庵嘉定人本杭姓少讀書辨悟通達同里王鳴盛才氣豪邁儕輩中少敢當者獨稱錢大昕與仁虎呼爲二友每同人分韻聯句爭奇鬪巧自詡絕出及見仁虎作咸退避無間言年十六補諸生學使崔紀目爲異才舉優行紫陽書院院長沈德潛見其詩咨賞之乾隆二十二年應

南巡召試列一等授中書二十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右中允進侍講轉侍讀遷右庶子再遷侍讀學士五十一年督學廣東方按部連州遭母憂解職晝夜號泣如孺子甫匝月遂以哀毀卒年五十五仁

虎少乃詩酷學三唐與鳴盛王昶趙文哲吳泰來倡和
成集舟車所至乞詩文者滿戶外其詩流傳海舶日本
國相以餅金購之亦嘉話也所著有宛委山房春槃瑤
華倡和秦中雜藁轅韶鳴春諸集有金山詩云水連鐵
甕無邊白山到金陵不斷青又有蓉鏡堂文藁二十四
氣七十二候考轉注古音考竝行於世

趙文哲字升之號璞菴上海人乾隆二十七年

召試舉人官中書年四十有九死金川木果木之難贈
光祿寺少卿有媿雅堂姬隅等集過襄陽諸葛故居云
幾畝躬耕地千秋一草廬勛名微管亞出處有莘如巾
服漁樵裏川原戰陳餘西風渭濱路尙憶沔南居宇宙

聲名大遺蹤錦水長人歌千尺柏公念百株桑涕尙沾
遺老魂應戀故鄉溪毛如可薦此地合祠堂又五言摘
句林霏寒作雨池水靜生雲又一峯十萬樹一樹四五
猿一猿千百聲雜以風雨喧又七言摘句茶煙云更無
人影惟簾影纔和香煙又藥煙

吳泰來字企晉號竹嶼長洲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
中書有淨名軒集少中副車選校官以松滋山水之佳
勾留竟歲旋以病歸後成進士無宦情同年畢沅招之
關中又至開封年六十餘卒陳莊題壁云一葉蜻蜓似
缺瓜年年盪漿水雲涯又魚射鴨嬌無力笑入南湖摘
藕花又摘句好尋摩詰還山詠未過羲之誓墓年

孫志祖

孫志祖字貽穀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釋褐官刑曹再遷郎中補御史乞病歸肆力於古籍以爲古書壞爛孱亂非一日讀而不校其失半校而不精其失半節錯者移之錯之中又錯焉字脫者削之脫之中又脫焉單文孤行既無可是正別本互異又莫知適從乃著論曰古書亡失於秦搜輯於漢隸易古楷易隸傳鈔至唐譌十二三鋟始五代盛於宋元市夫鬻苦小儒臆竄梓本至今譌又甚焉古於是無全書夫名以成辭辭以盡情名不正辭不順璞焉鼠也鼎焉贗也以隼翼鳩以麻閒錦望文傳讀得不郢書而燕說與剖兩戒之勢然後

可以脈山川定七衡之度然後可以考躔次六經之義
交通諸子之事互涉非胸四部弗能辨朱碧未分雌黃
妄下偵矣得指於言先者可與聽言契理於象外者
與析理記載之文多微術數之學爲隱非心千古弗能
照膚表僅見影響以談末矣銀根妄改軒渠通人淮別
喜新乖離大雅永平記上乃益舊題闕里纂言遂成僞
造不準之豕俄開田生之膝獨枕溜澠合矣非易牙孰
知之哉子雲氏也子政氏也古善學君子也心嚮往之
願終身慕效之志祖談說經訓必本先儒有失亦卽糾
正之著讀書脞錄七卷畧摘數事吳志虞翻傳注引翻
別傳奏鄭康成解尙書違失云古大篆卽字讀當爲柳

古柳同字而以爲昧志祖謂鄭氏書注已佚然其注周禮天官縫人引書分命和仲宅西曰柳谷是康成正作柳谷竝不讀柳爲昧也書正義亦云夏侯等書昧谷鄭爲柳谷豈仲翔誤記而誤駁之耶困學紀聞曰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志祖謂書堯典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蓋謂古文尙書之學所謂贊云者乃書贊爾厚齋誤記以爲易贊閻何兩家亦未舉正顧亭林日知錄疑古時有夏書無虞書厯引左傳所引夏書今皆在虞書中云後之日爲虞書者贅

矣志祖謂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疑古人蓋以二典爲虞書大禹謨以下爲夏書也亭林之言爲失檢詩東門之池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見秦誓傳儀禮士昏禮注壻悉計反从士从胥俗作婿女之夫此皆陸氏釋文語誤刻作注閭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乃據此謂康成曾見孔傳又云鄭作反語有此一條以百詩之精博猶不免爲俗刻所誤於此益信讀書之難儀禮十七篇非盡士禮也而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近儒江永據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因疑博士之博譌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

士禮爾志祖謂儀禮之稱士禮蓋以篇首冠昏諸篇俱
係士禮漢儒因有士禮之目未可以賈公彥敘節引之
語竟謂傳士禮爲譌字也如江說史記儒林傳秦焚書
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又將何解說文荀字云自急
敕也已力切字从艸與艸部荀字音義別儀禮燕禮聘
禮禮賓爲荀敬俱當作急敕解讀同急傳寫或誤从艸
鄭注遂以假且小敬解之失之矣大學盤銘之荀日新
亦然此說予得之謝東野少宰足以補虛學士儀禮詳
校所未及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爾雅犍爲文學注三
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錢大
昕云廣雅有舍人蓋其人姓舍名人志祖謂姓舍罕見

且名人疑未必然李善文選羽獵賦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是其人姓郭爾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漢武帝時豈卽其人邪蓋本犍爲郡文學卒卒史而入爲舍人也名則不可考矣蓋志祖校書法先擇善本用別本參校同異疑則闕之披覽粲然甚裨學者撰家語疏證六卷破王肅之僞且謂古文尙書及孔安國傳卽肅所造也又輯謝承後漢書五卷風俗通逸文六韜佚文各一卷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七卷嘉慶七年卒於家子同元能世其學孫星衍曰侍御至性淳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病歿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造門問難者必析其疑盧學士卒爲之編其遺文注明經歿於

西湖葛林園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於舊故
如此又曰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馬昭叔
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侍御家語疏證
爲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本朝學術推本漢
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聞近代名
人若侍御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
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不猶在茲乎

茹敦和

茹敦和字遜來會稽人僑居粵東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宜昌府同知治周易有周易二閭記大衍守傳易證籤易小義又有尚書雜記讀春秋劄記敦和與鹽城樂甯侗山陰周大樞建甯朱仕琇皆從夏之蓉學之蓉稱爲沈冥幽默之士也歸安葉佩蓀字丹穎與敦和同歲進士墨守古義著易守四十卷累官至湖南布政使甯侗字孩夫以明經終大樞字元默乾隆十六年舉人仕琇字梅崖乾隆九年舉鄉試第一後成進士仕終福州府教授仕琇別有傳

陳芳生

陸曾禹

陳芳生字漱六有捕蝗考一卷詩大田秉畀炎火毛鄭之說以炎火爲盛陽謂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銷亡竝非實火漢時尚未詳除蝗之制故訓詁家爲此說也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詩爲證朱子集傳亦從其說於是捕蝗之法稍見記述芳生取史冊所陳事蹟議論彙爲一編首備捕蝗事宜十條次前代捕蝗法而明末徐光啟奏疏最爲詳覈則全錄其文附以陳龍正語及芳生自識二條

陸曾禹仁和人國子生嘗作救飢譜吏科給事倪國璉爲檢擇精要釐爲四卷會詔翰詹科道輪奏經史講義

國璉因恭錄進呈

特命內直諸臣刪潤其詞定爲六卷剗刪宣布賜名康
濟錄其書分門四一曰前代救援之典二曰先事之政
三曰臨事之政四曰事後之政先引古事後系論斷

洪亮吉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陽湖人有卷施閣集亮吉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踰常兒年二十四補諸生大興朱筠視學安徽往從之游所交多知名士初好詞章至是乃兼治經早年與仲則齊名時號洪黃後與季述同客人又號洪孫性嗜山水所遊天都華嶽皆升絕壁題字乃反又至性過人黃客死素車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嘗橐筆游公卿閒節所入以養母有詩云作客二十年衣食知其難卑身與周旋不敢忤世顏則世閒有才之人而不免奔走衣食者蓋未易更僕數也然殘杯冷炙杜老心酸乞食叩門陶公語拙古

賢有同慨矣時客處州母卒弟不敢訃爲書言母病促歸距家二十里得家狀號踊落水中流數里遇汲者救之昇至家久之方甦後忌日輒不食乾隆庚子中順天鄉試庚戌成進士一甲第二人授編修充石經收掌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欲更正之未能行壬子分校鄉闈闈中拜視學貴州之

命蓋異數也在貴州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注格於部議其教士敦厲實學由是黔中人知好古尋

命直上書房嘉慶戊午弟霽吉卒於家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乃引疾歸己未赴都哭臨時川陝之賊未靖欲有獻替顧編檢官例不奏事思所以揚名於後世會

上親政宵旰焦勞銳於自見於是上書王大臣大恚謂聖躬兢業於上在勤政遠佞臣工惕屬於下毋奔競營私語過激直旣以原書進呈有

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鞠讞上擬大辟

特恩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管束庚申四月京師旱

上親書諭旨釋回旋得雨乃將原書裝潢於

御製得雨紀事詩內有納言克己之注計居伊犁甫及百日自新疆闢後漢員

賜環未有如此速者旣歸自號更生居士自此枕肱墳籍放浪山水者十年亮吉厚於天稟然明恩怨少容人量詩文涉筆有奇氣文具體魏晉詩五言仿康樂次仿

杜陵七言仿太白然總不襲人牙慧所著書凡二百六十餘卷經傳訓詁地里沿革尤顯門云十四年卒年六十有四亮吉嘗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聖賢不能忘名名可假乎曰不能也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禦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詩文之名亦然有必傳之精神則能傳之歷劫而不磨救天下好名之弊惟使之各務其實而已有句云嘗嫌生世遲千載隔鄒魯不知更千載我又成太古初亮吉落落未知名及肄業梁谿書院與孫星衍呂星垣黃景仁有四才子之目遊四方頗爲諸先輩賞異旣而不得志遊關中

巡撫畢沅客之稍久而諸先輩多凋謝乃爲傷知己賦
序曰粵以仲秋之月久疾乍痊孟冬之辰二毛甫擢悲
哉無金石不流之質有蒲柳始謝之姿犬馬之齒過齊
太尉之生年羈旅之期逾晉文公之在外接於畫者希
逢舊識覲於夢者歡若平生以是而思伊其戚矣於是
窮谷日短關門雪深清渭濁涇共滔滔而東逝太白太
乙與蒼蒼而齊色駕言出遊靡問所之松柏合抱云是
含元之基藜蒿尺深言經端禮之闕鳥飛反鄉值弋者
而登俎獸窮走壙遭野虞而捫革戴日而出炳燭以歸
萬事迫於窮冬萬憂生於長夜秦聲不能激已阻之氣
魯酒不能消未來之憂叢臺有霜殘月無影村笛起於

東西鄰雞鳴乎子亥嗟乎回風美人之曲楚臣殉之以
身鍾鳴落葉之操帝子繼之以泣大地搏搏非以載愁
惟天穹穹豈云可問是知掘井九仞冀可覲夫泉塗載
鬼一車必當逢乎素識復沛郡丈人之魄或尙沈酣起
魯國男子之魂猶應恍慨亮吉詩多奇警然服翰林張
問陶之才問陶將還蜀爲兩生行送之云一生居坊南
一生居坊北車聲馬聲不得停十里路中常若織我馬
見君馬鳴聲一何高君僮與我僮望著手卽招我來時
多子來少馬擊寺門僮醉倒青天如磨旋不休醉裏有
時來壓頭心癡直欲走天外不瞰日月方開眸朝沾三
升暮盈斗吸盡東西兩坊酒朝衣典盡百不憂尙有身

上青羔裘一生皇然開笑口那著酒錢街上走一生無
聊想更奇酒盡伏舐爐邊泥有時忽下牀有時忽入門
人來雪裏衣盡白疑是送酒柴桑人幕天席地原無礙
十萬人中兩人醉醉中分手亦不辭淚墮黃公酒壚內
君不見長安莫復輕酒人酒人腹內饒經綸容卿百輩
等閒事爛醉尙復噓陽春一篇我作臨行曲馬帶離聲
僅欲哭從此長安少一生酒星只照南頭屋亮吉作奇
思獨造傑立一世問陶答之云讀君兩生行涕笑一時
作黑夜關門讀不休打窗奇鬼爭來攪懷詩急走心茫
然遠望雲棧如登天人言彼土卽吾土藏詩可以經千
年莫驚鬼奪詩我爲公訶護且復立斯須和此好詩去

是時下界冬已殘風狂雪虐天漫漫一生牽衣愁欲絕
一生和詩欲嘔血城南萬柳禿無枝天詔酒星綰離別
重讀兩生行大痛難爲賡翩然一路入杯底萬古聲名
今日始酒星抱月來擲入兩生杯兩生驚起糟邱臺歡
呼轟作隆冬雷忽聞城外征馬語兩生僅泣下紛如雨馬
聲高朗僮聲低似訴兩生離別苦一生聞之悲一生聞
之喜兩生悲喜人不知天外浮雲地中水君不見開天
盤古氏其情最可憐九州莽莽無人煙獨坐獨行一萬
年又不見上帝生平亦孤寂舉酒招人人不得九天費
盡百神謀僅奪唐朝一長吉兩生把盞同軒眉居然日
日相追隨一生偶送一生去臨歧何必吞聲悲我馬莫

憐君馬獨君僮莫向我僮哭雲天萬里好聯吟共把長
安當詩屋才人之筆雖以詩爲游戲然未免有剽滑之
病不及元倡遠矣

文獻徵存錄卷四終